

四明叢書

張宗祥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四

家記八

論孟子

孟子言舜傅說膠鬲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此正說孟子之學而非所以言舜精一之學非傅說厥德脩罔覺之旨也

孟子謂伊尹治亦進亂亦進未嘗伊尹之心徒以就湯就桀之迹言之爾夫伊尹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雖湯再使人聘之未爲之起豈治亦進亂亦進意度

哉無非惟義之從爾

孟子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夫人廣大與天地同體惟自乳釋桎束於氣血形骸之中失其本體之大孟子旣明固有之心漸復本體之廣大故蔽漸脫體漸明廣大漸著孟子明見廣大漸著之體無以名言之曰是殆吾氣之浩然者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然而非的也性體本大因蔽而小復因蔽去而大其實復我本有大耳非體有消長也自人物

言之謂之性曰人物萬化莫不由之而言謂之道自其絪縕和育發達言之謂之氣自其萬事各有宜謂之義自其惻隱謂之仁自其恭敬謂之禮自其誠實謂之忠信其實一物特所從言之異非果有紛紛實殊本不可同之體也鑑中之氣水中之形性中之變化有小有大有消有長有動有靜有實有虛有多有寡有異有同變態萬狀不可勝窮而實一性也一貫也凡是皆人性所自有惟眾人蔽之君子明之其蔽也似無其明也似有非眾人本無也

孟子又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道卽義不可言與氣卽道亦不可言配孟子謂游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豈亦自覺其言之未能無疵乎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且心非有體之物也有體則有所有所則可以言存心本無體無體則何所存孟子之言存乃存意也存我也有存焉有不存焉非其真者也人心卽道喜怒哀樂神用出入初無體之可執至虛至明如水如鑑寂然而變化萬象盡在其中無毫髮差也彼昏迷妄肆顛倒

萬狀而其寂然無體之道心自若也道心自若而自
昏自妄也一日自覺而後自信吾日用未始不神靈
也未始動搖也不覺其未始動搖者而惟執其或存
或不存者是棄真而取僞也此不可不明辨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孟子此論足以開明
人心學者之蔽二智與故而已去智與故循天之理
莊周則云則知孟子之時智故兩言聯稱通義率以
爲常故孟子於此始言故忽繼之以智不患乎人莫
之曉千載之下時移事改言語寢差學者罕言智故

故莫之曉不知孟子之時以爲常談故者事故智者
智慮易大傳曰无思也无爲也爲卽故思卽智學者
之蔽非思則爲非智則故言其不出於此卽出於彼
其蔽同其受病之源同故學者常言智故不以爲異
此者足以盡天下萬古學者之蔽矣此道坦然不
假思索不勞作爲人性自善人性自明人性自具仁
義禮智自具萬善何必他求何必更思何必更爲故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
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

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不學而能不
慮而知何假思爲不屬智故天下之言性者則異於
是矣其所言者必有故焉必用智焉或有利心心有
所欲之謂利自善性流出順達而無阻滯無支離則
無思也自仁自義自禮自智何故之有何作爲之有
何更以智爲何更以思慮爲然孟子所以惡夫智者
惡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
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滌九川疏萬水八年於外
三過家門而不入其勤勞多事如此而孟子以爲行

其所無事者禹曰安汝止安汝止者如四時之錯行
如日月之代明不屬智故也雖思而不支雖爲而不
離也是以曰應無窮之事如無一事也感而遂通而
無思無爲也禹之智如此雖曰智猶未嘗用智智有
邪正有小有是非故孟子於此致其議至於故之
爲言則斷不可以爲性不必致議天雖高星辰雖遠
苟求其故則雖千歲之日南至北至善曆者可以坐
測而籌之殊不難惟此乃言性也非故也故不可以
故言之舉天下無逃於智故是以舉天下皆不知性

孟子所以每言必稱堯舜者以天下不知人之性善故率以堯舜爲不可及率墮於智故也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學者皆知所以求放心而不知何者爲心何者爲放何者爲求也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要先明吾之本心然後能知放知放則知求之矣吾之本心無他妙也甚簡也甚易也不損不益不作不爲感而遂通以直而動出乎自然者是也是心與天地同功用與四時同變通喜怒哀樂無不中乎道則亦更何求也惟蔽於物而動

其心於是始放而之他矣故於是貴於求然人心至於放鮮有知所以求之者彼且以爲爲悖亂爲奸詐爲淫佚爲暴酷者吾之本心然也一旦欲使之勿如此遂有束縛迫急之患則曰殆不若姑縱之而聊以自適也不知此心之放於外離乎我而逐乎物者之妄心則然吾本心何嘗如此哉知吾本心廣大虛明直方剛健外物舉不可入其門則苟求之固在我矣亦何憚惟其不知也故天下之爲小人者舉不可深罪人孰不欲爲君子爲善人不知吾心之本善也不

知乍見孺子將入井其怵惕惻隱之心卽吾本心也
不知徐行後長者之心卽吾所自有之良心亦堯舜
之心也旣不知吾良心本若此坦易或求之則又苦
迫而求之他旣求之他則無斯須安者其必至之勢
也

孟子謂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無暴其氣配義與道與
存心養性之說同孔子未嘗有此論惟曰忠信篤敬
參前倚衡未嘗分裂本末未嘗循殊名而失一貫之
實也又惟曰吾有知乎哉而已曰何有於我哉而已

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而已曰志氣塞乎天地而已蓋曰志曰氣曰義曰道曰心曰性曰哀曰樂曰忠信曰篤敬名殊而實一明者觀之渾然寂然本不可以名言聖人因人言而隨之言大旨未嘗判裂此惟內明大通者知之雖小明而未大通猶蔽斯旨噫學者生而習聞人言如是者謂之志如是者謂之氣如是者謂之義如是者謂之道如是者謂之性謂之忠信謂之篤敬謂之喜怒哀樂牢不可解一旦告之未始不

一之說其聽必惑惟自明者自知自信

孔子言志氣塞乎天地志氣亦天下之常言未嘗專指
言氣也而孟子則專言乎氣矣孔子言塞乎天地不
言曩小而今大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養而無
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則言曩小而今大曩小而今大
者意也氣之實未嘗曩小而今大也孔子曰春夏秋冬
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
生無非教也或曰天地或曰神氣或曰氣志或曰人
物一物也一物而殊稱也或曰孝弟亦是物也或曰

道義亦是物也或曰禮樂亦是物也故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又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範圍天地者此也發育萬物者此也安得曩小而今大也孟子據其所親歷而言惟觀曩之桔束誠覺其小今之開豁誠見其大不知渾然一貫之妙初無形氣之殊人自昏執人自狹小其蔽漸釋故覺漸大其實不然譬之鑑有塵翳之乃失其明漸去其塵其明浸廣非本明之有小大由去塵之有次第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無乃不敬乎又

曰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猶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
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此亦不敬聞之孝宗亦
不以爲然

孟子謂楊子取爲我拔一毫而利天下不爲也此非楊
子本心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
耕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人不
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楊非
取爲我惟不取不與各安於無事而已矣亦老子使
民至老不相往來之意非大中至正之道人皆有道

心皆有愛人利物之心如天地之存乃變化之神用而老子楊子欲絕滅之是猶未免於意必

先生謂汲古曰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此說如何汲古對曰此言人心操則存在此舍則失之所以出入無定處孟子引此說以明此心之不可失也先生曰孔子此言蓋謂操持則在此不操持而舍之則寂然無所有忽焉而出如思念外物外事則遠出直至於千萬里之外或窮九霄之上或深及九地之下又忽焉而入如在乎吾身